

# 第五十四天\_犯罪小說家\_保羅·克利夫\_九九藏書

read.99csw.com/book/10377/374629.html

99%

第五十四天

## 第五十四天

是不是很刺激？

未來肯定會無比刺激的：如果有人給你甜點吃，你說好的。你喜歡甜點。你和許多人不同，你不喜歡車，不喜歡狗，不喜歡嘻哈音樂，你不是個神志正常的人，你患有老年痴呆症，你喜歡甜點。

今晚開始第一次試吃甜點，你那個痴獸的小腦袋會想象著它會像一次品酒會（你一直想去參加這樣的場合，大口喝酒，喝……嗯……葡萄酒？）你心想你會用叉子叉起一塊蛋糕貼近鼻子，晃來晃去，嘴裏說著：「嗯，一點點麵粉，一點點……可可粉？是肉桂？」晃一晃，嗅一嗅，再咬一口，品一品，最後吐到餐巾上。

不是這樣的，這肯定不是一天中最刺激的片段。你覺得剛剛的試吃還是過於倉促了。不過，是時候做你該做的事了，傑瑞（或者我應該叫你亨利？），多年來你一直為別人付出，過著枯燥無味的日子。別擔心，都會好起來的。

你認為和伊娃以及瑞克碰頭的地方是間餐廳，但它是一個麵包店，店主是瑞克姑媽的一個朋友，或者是表弟的叔叔，或者是跟他一起被遺棄在島上一年多的什麼人。他們的店會開到很晚，所以你們可以在這裏品嚐到二十多種不同的甜點，再為婚禮挑出三種。麵包師約莫四十五歲，相貌俊朗，一頭濃密的秀髮。他笑口常開，也惹得桑德拉大笑不已，她笑的時候會擺弄自己的頭髮（頭髮披散著，她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披過了，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，對吧？），他們倆惺惺相惜，差點兒讓你覺得她要與這傢伙私奔。

正因為如此，你每嘗一塊甜點都說不好吃，伊娃說「開心點，爸爸」，桑德拉說你粗魯。其實所有甜點都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你會離開桑德拉找麵包師（這是個玩笑罷了，傑瑞，你會跟老年痴呆症患者白頭到老，不需要找別人了）。你說你不是粗魯，你只是不喜歡甜點，你不懂他們為什麼不能把你留在家裡構思新作。

「你知道為什麼。」這是桑德拉的回答。

你也知道為什麼，因為你可能去扯掉別人的玫瑰，你可能會去別人家門口噴漆，你可能會在地毯上撿麵條吃。不過萬一你真的要走出去，會觸發警報器的。為什麼呢？第五十四天的開場是一陣敲門聲，桑德拉起來了，而你還睡著，來的是一群安裝警報器的工人，不過就兩人而已。一個小時以後，你穿著睡袍溜了下來，看到他們正站在廚房裡和桑德拉說話，她剛剛給他們煮了咖啡，你不喜歡他們盯著她的眼神，但糟糕的是，桑德拉喜歡。他們喝著咖啡向你做了自我介紹，然後他們就工作去了，而你躺在沙發上構思下一本書。他們花了三個小時幹完活，然後他們給你和桑德拉示範各個裝置都是怎麼運作的，但你沒太在意，因為你正處在「誰他媽在乎」階段。為什麼要在乎？這些警報器都是用來禁錮你的，有哪個四十九歲的男人喜歡被控制？每當外門打開時，就會有信號發射到桑德拉戴的腕帶上提醒她。至少，她還沒用皮帶綁著你，或者你已經被綁著了？

他們離開后不久，曼蒂就打電話過來了。她說在經過多次商討后，確定代筆會接手。你有兩種選擇：一個是代筆實際上不是代筆，封面上會署名，他會分擔工作量，你們共享信用和版稅；二是代筆就是代筆，封面上只有你的署名，世人也不會知道你找人代筆，代價就是你得到的版稅會更低。你不想找代筆，但如果他們一定要找的話，最好不要讓任何人知道，你告訴曼蒂。

桑德拉對此有不同的看法，她認為你的自尊擋住了家裡的財路，你真的無法面對與人共同署名。她很沮喪，因為她琢磨著與麵包師傅度假得花不少錢。桑德拉對自尊這東西的看法或許是對的，但那畢竟是你的事業、你的作品。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你不能在現在向世人說：「這是我的新書，但我一個人寫不了。」詫異的是桑德拉並沒有反駁，她擁抱了你，說她當然可以理解。

當天下午她帶你去買衣服了。你選了一套深色細條紋西裝，桑德拉選了件淺藍色襯衫和它搭配。他們給你量了尺寸，西裝將在下個星期做好，到時候在婚禮上會非常搶眼，穿著它到棺材里長眠也不錯。晚上又可以接著品嚐甜點了，你那麼喜歡甜點。你甚至可以把甜點當主食了，不久之後你也不會在意的身材。

好了，你剛剛弄到了三瓶加奎寧水的杜松子酒，漸漸地有了耐心。所以，讓我們言歸正傳吧。起初你嚇壞了，因為街上警燈大作，警笛嘶鳴，到處都是人。有一輛消防車和兩輛警車停在外面，你的第一反應是你的房子被燒毀了。

不是你的房子，也不是任何人的房子。

是史密斯太太的車，停靠在她的車道上，被燒毀了。火在十五分鐘前被撲滅了，你錯過了一出好戲。鄰居們交換著最新情報，汽車著火后他們就站在路邊圍觀了。史密斯太太站在房門口的台階上，她身後是新粉刷的牆壁，她看到你，就伸手對你指指點點的。你是你的代筆寫的那本書里的「燃燒的男人」。

有人縱火燒毀了她的車。

肯定不是某人，因為某人粗魯不堪，不給你妻子心儀的麵包師好臉色，所以某人肯定有託詞為自己開脫的。十五分鐘后，兩個警察（不是星期四的那一對）在你把車駛進車道時攔住了你，問你都看到了什麼，桑德拉告訴他們說，你們兩人都不在家。

「有人在家。」警察說，「最後幾分鐘有人在你家開燈關燈。」

「我向你保證家裡沒有人。」不過你也知道此言純屬扯淡，伊娃和瑞克會在家，你們去逛街再開車回家，會給他們騰出更多時間。跟伊娃和瑞克在一起的還有很多桑德拉的朋友、同事以及親戚。此刻他們正在黑暗中躲在傢具的後面，準備跳出來給你們驚喜，真的，因為明天就是桑德拉的生日。

「我們需要搜查你們的房子。如果你們堅信家裡沒人，那麼很有可能放火的那個人就藏在那裡。」其中一人說。

「可能是我們的女兒。」你說。

「伊娃不會在家的。」桑德拉說。

「沒有必要搜查房子了，」你說，「我敢肯定是伊娃。」

「不會是她。」桑德拉說，「要是有人躲在家裡呢？」

「沒有。」你說。

桑德拉不相信，她把鑰匙給了他們，警察朝前門走去，你慌得不知所措。你想跟上他們時，桑德拉攔住了你。「你讓他這樣做了？」她問你。她很生氣，青筋直暴，那模樣不像幾年前你忘了結婚紀念日，反倒像你忘記她的生日。但這次你沒有忘，但一切都弄砸了。

「什麼？誰？」

「你知道我說的什麼，你知道是誰。」她說。

「我真的不知道。」你說，你真的不知道啊。

因為你不記得了。你打算一直用這個愚蠢的疾病為一切事情開脫，是嗎？

她情緒很低落，開始指責你了。心理諮詢師曾警告過，會經歷憂鬱症五個階段的不止你一個。你沉浸在焦慮里難以自拔，老兄，而你忘了。桑德拉感到怨憤，這怒火都來自第一階段：背信棄義。

「我他媽不知道你究竟在說什麼。漢斯放火燒了汽車，是為了隱瞞你在他家房子上噴油漆的真相。」她說，「他現在就躲在我們家裡，你知道他在那裡。」

「我沒有做那種事。」你說，「而他也不在那裡。我保證。」

「我不想讓你再見他，明白了嗎？」

你不想吵架，所以你告訴她你明白了。

「把它寫進你的血腥日記。」

「是『狂人日記』。」

警察走到門口。他們剛要走進去時裏面的燈突然亮了，你們兩人離得很近，聽見所有的人都驚詫地喊出聲來。事後看來還是有些后怕的，沒有人中槍。

桑德拉的氣消了。警察退了出去，仔細地分析當時的情況，給桑德拉幾分鐘述說了一下緣由，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里給有關人員做筆錄。

「幫我一個忙。」警察離開時你對他們說。

「什麼樣的忙，先生？」

「等你們找到放火燒毀她的車的人後，問他知不知道怎樣使用噴漆罐，而不要來指責我，好嗎？」

你做得對，夥伴。

你們回去繼續參加派對。桑德拉擁抱了你，並就胡亂猜測漢斯在家裡向你道歉，你也原諒了她，心想她臆斷漢斯被卷了進來是完全錯的。伊娃走了過來，說你破壞了驚喜並不是你的錯。但即便不是的，也感覺就像是。現在你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或說些什麼才能阻止警察去開門，但你猜過去的傑瑞，哪怕是一個月前的傑瑞也會知道的。

派對進行得很順利，客人有三十多位，他們都玩得很盡興。桑德拉收到了很多五十歲生日賀卡，儘管她只有四十九歲。賀卡上寫的賀詞都很搞笑。你一直保持清醒。最後一個客人離開后，你開始寫日記了，你覺得自己是睿智聰明的。雖說警察破壞了驚喜，但也讓整個夜晚更加精彩，讓派對更加獨特，每個人都可以給其他人講述這個精彩絕倫的故事。在她生日那天，你把伊娃寫著

《心碎的人》的原創歌詞的餐巾裝裱好了鑲框，伊娃還在邊角上畫了塗鴉畫。你把它送給了她，她竟然哭了。你還送給她伊娃幫你選好的一雙鞋。鞋子不能將就，未來的傑瑞，無論在什麼場合都不能將就。

好消息：希望史密斯太太和裝滿綵衣的衣櫥一起消失在街區里。

好消息：一切都很順利。你已經知道生日派對其實是為婚禮排練的，派對是個測試，看你能做什麼，又不能做什麼。你通過了，也許一切都會一帆風順的。

他們攙著傑瑞走向汽車。世界並沒有消失，滿城正華燈初上。他一隻胳膊搭在漢密爾頓護士的肩頭，另一隻胳膊搭在艾瑞克的肩頭，他們正沿著一條似曾走過的道路行走，馬路對面的房子也很眼熟，那個老太太正從那裡走來。腦海里淤泥亂紛紛地捲起，又沉澱下去，深深隱藏了過去的回憶。他能感覺到傑瑞在消失。

「你是個邪惡的殺人兇手。」那個女人說。但他覺得這不是真的，他其實是一個善良的殺人兇手，因為他一直在逃避這個名頭。他悼念亡妻，懷念逝去的生活，他想按下重啟鍵，讓一切都重新歸來。

女人的話沒有說完。「我希望你爛在地獄里。」她又說。這讓他困惑了：為什麼他以前一直想住在這裏？

他們把他扶上車，讓他坐在後座上。「我們拿到了嗎，『狂人日記』？」

「沒有。」護士說，淤泥隱藏了她的名字，也遮擋了他的視線。

「都會好的。」護理員說，人們為什麼會這樣堅信著呢？他們明明知道他不會好的。

一輛警車駛了過來，停在他們身旁，那個老婦人走近警車，指著傑瑞繪聲繪色地說著什麼。護士也加入了，他們交談了很長時間，不斷地搖頭、點頭。兩個警察一直盯著他，但沒有過來。他閉上了眼睛。車子開始啟動了，他打著瞌睡，渾身都鬆懈了下來，時不時地睜開眼睛看看兩旁的道路。他們抵達了療養院，他們扶他下來坐上輪椅，再推過走廊，到了一個小小的房間，房間中央有一張床，靠著牆擺著個書櫃，透過窗戶可以看到花園。兩個人把他扶上了床。

「你知道自己在哪裡嗎，傑瑞？」一個人問。

「我的襯衫在哪兒？」傑瑞問。

「警察拿走了。」女人說。

「他們要逮捕我嗎？」

「休息一下。」女人說。這個虎背熊腰的女人剛剛抱住了他，從家裡把他綁架了過來。

房間里就剩下他一個人了。他想坐起來但無能為力，他太疲倦了。有一個辦法可以溜出療養院，他之前曾做到過，他可以再來一次。他會找到那本日記的，日記會解開這一謎團，這樣他們就會放他走，因為他可以向他們證明他根本不是殺人兇手，證明家裡曾發生過的一切跟他無關。一旦真相水落石出了，他們會讓他回家的，恢復曾被剝奪的生活。「阿爾茨船長」是不會得逞的。

但至於現在呢，先睡覺。

然後吃飯。

然後離開這裏。